## C2 S2 初入河谷

直到环绕他们的群山越发高大，茂密的树影窸窣地落到他们的肩头的时候，卡尔这才意识到，距离他们离开埃尔卡庸已有三天三夜。在这期间，他一直紧握石灯提手，而那块灯石也报他以温润且稳定的光芒。虽然他看不见梦中那条流动的长河，也看不见万物在可见光面纱之下真实的面貌，但是他能感受到那条神秘的光脉正与他手中的石灯紧紧络合在一起，牵引着他向他父母曾踏过的足迹前进。

好在早春的余寒正一点点褪去，旅途中绝大多数时候都是明媚的晴天。夜里气温虽低，黄昏时拾足柴薪，燃起篝火也足以抵御黎明前的严寒。只是越发茂密的林木对他们的前进造成了不小的阻碍。法耶尔早就预料到了这种情况，出发时整理好不大不小的行囊里带上了家中两把最锋利的柴刀，此刻他就在卡尔的前方握紧刀柄为他的弟弟开路。

他们在林中不知深入了多久，法耶尔突然发觉自己面前挡路的障碍少了些许。他随手折下一根树枝，拨开地表腐烂的落叶积成的腐殖质，一块平坦的石板不知被谁嵌入地面，如今终于得以重见天日。

“我们可能走到一条小道上了。”法耶尔疲惫之余语气中透露出一股欣喜。对他而言，不确定的旅途总让他寝食难安，如今终于可能接触到人烟，他也得以长舒一口气。

卡尔闻言卸下自己的行囊，从中抽出父母留给他的那本日记，翻到底页，展开地图，将其置于石灯的光芒下。他的目光落在他们的出发点埃尔卡庸，随后一路向西，停留在埃尔卡庸正西方的河谷。地图上十二个光点的连线一路将他们引向极西之地的海岸线，而这河谷中央便是标记中的第一个地点。

此刻他们的位置已经相当深入，高大的林木在他们头顶展开如盖的冠层，只留下一线蜿蜒曲折的天光。他们顺着新发现的小路一路向里，直到远处许久未见的阳光终于洒向地面。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他们加快了脚步。

“两位，这是着急去哪？”他们头顶传来一个不紧不慢的声音。

见两人愣在原地四下张望，那声音的主人从高处的树杈上一跃而下，双脚接近地面时激起一阵旋风，稳稳当当地落在两人面前。那是一匹高大健硕的狼，身姿远胜于艾尔卡庸最强大的武者，有如山岳般令人屏住呼吸。他的皮毛有如异域饱啜阳光的戈壁，但那色泽并不像火，它远比火焰更沉稳，更持久，像是千万年来沉积而成的岩层终究暴露在风沙之下，虽有风化，但依旧立于漫漫荒野，化为永恒的纪念碑。他的手中拿着一只烟斗，送到嘴边轻轻吸了一口，一股蔚蓝色的烟雾从烟口中飘出，如星空般闪闪发亮，令卡尔看得出神。

“我叫法耶尔，这位是我的弟弟卡尔。我们是从东面的埃尔卡庸来的旅行者，听说前方的河谷里有一座小城，于是前来略作休息，顺便补充物资。”法耶尔深吸了一口气，挡在弟弟面前，迅速地说。

“旅行者？”他玩味一笑，又吸了一口烟嘴，“这年头能说自己是旅行者可是件奢侈的事。”

法耶尔心头一颤，想要说些什么，目光游移到他的弟弟身上，话到嘴边却又咽了回去。对他而言，保护他弟弟天真的幻想便是他最大的期望，为此他可以付出一切。

“先不提这个，我姑且换个问题，”他突然凑近卡尔，也许是那具羸弱的身躯吸引了他的注意力，“你们此行的目的地是？”

那张地图在卡尔的脑海里徐徐展开。自从他们踏上旅途开始，他就将那张地图摊开来看过无数次，其内容他也早已烂熟于胸，十二颗闪烁的星星连成的道路最终通向极西之地的海岸线，这时他的语气却不知为何多了些许迟疑：“海……边？”

“这样啊，”他若有所悟，轻轻点了点头，“希望你们知道那并非一般意义上的海，总之……”

“忘了向各位介绍自己了，”他脱下自己的水手帽，向两兄弟深深鞠了一躬，“我叫巴赫塔克尔，是居于此‘陆地前哨站’最后的遗民，来自——法拉埃格兰。”

有了塔克尔作为向导，他们的前进顺利了许多。山道崎岖，不少地方都被腐烂的落叶完全掩盖，似乎已经很久没有人清理过这条路了。卡尔望着塔克尔高大的背影，心中不知为何感到一丝浅浅的落寞。他想说些什么，可是话到嘴边却又消解于无。他有一种微妙的感觉，大概这个时候不论他说了些什么，对这位神秘的先生而言都是一种无知的冒犯吧。

于是在几度穿越树荫与阳光的界限之后，他们终于到达了目的地，一座寂静的河谷在他们面前徐徐展开。卡尔踮起脚环顾四周，发现他们似乎深入了群山的腹地，两旁的山林像是两堵高不见顶的墙，天空看上去从未如此狭窄，身前的湖泊有如一面古旧的铜镜。卡尔蹲在岸边，向前探了探脑袋，潭水深不见底，他的面容在水中轻轻荡漾着，恍若一个美好的梦。

“我们到了。”塔克尔轻声说，似乎不忍惊扰这片宁静得谷地。

“到哪了……？”法耶尔一脸茫然，“你是说城镇吗？可是这只是一个湖啊？”

“哦，我忘了提前和你们交代了，”塔克尔回头狡黠一笑，“城镇嘛，自然是在湖底的。”

法耶尔的大脑似乎被某种曾经名叫“常识”的东西噎住了。各种问题像水底的气泡一样争先恐后地涌向高处：可是在水底该怎么呼吸呢？在这之前又是，可是为什么要把城镇建在水底？更之前则是，该怎么把城镇建在水底？

“好吧，”法耶尔决定停止思考，“所以我们该怎么办？”

塔克尔的目光落在卡尔手中的那盏石灯上，问：“你是从哪里得到那块石头的？”

“你说这块灯石吗？是我的父母在我很小的时候留给我的。”卡尔将石灯捧在手心，看着那块靛蓝的十二面体上环绕着的乳白的云纹，他有时觉得这些纹路就像真的云一样，会在石头的表面流动。随着他的思绪，灯石也渐渐亮了起来。

“灯石？你之前都把这东西当灯点的啊。”塔克尔摸了摸下巴，“不过能有这种程度也就够了。灯暂时借我一下。”

不知为何，即使他们仅仅相遇不过片刻，卡尔好像打心底里信任这位陌生人。他没有丝毫犹豫便将手中的灯递给了塔克尔。

“用铜丝做提手也是你父母的主意？”塔克尔问。

“这我记不太清楚了，但是我一直就是这么用着的……”

“我大概明白了。归属于大地的金属与海洋有着最遥远的距离，看来你的父母是怕你和施术单元发生过于密切的联系才这么做的。他们有没有叮嘱过你不要直接触碰这块石头？”

“这我倒是有印象。”卡尔闻言点了点头。

“你运气不错，会遇到这种问题的人一般都很有天赋，”塔克尔对着卡尔笑了笑，“真是幸福的烦恼。”

“你是说……魔法？”

“嗯。虽说我见过的术士中有以灯为杖的先例，但是用铜丝肯定是不行的，这个问题我之后帮你解决吧。”塔克尔轻松地说，随后又望向法耶尔，“你呢？”

法耶尔原本微妙的神情平添了几分落寞，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块浑浊的石头，上面布满了大大小小不甚平整的切面，这又让他回想起那近乎绝望的一天：那一天落日熔金，暮云合璧，他跪在早已干透的石板前，苦苦哀求着奇迹的发生。

“如果这块也能算的话。”他低声说。

卡尔心头微微一颤，他从来不知道自己的哥哥居然还把这块石头随身携带着。他突然意识到，自己那个一直沉默的哥哥，离自己的距离可能比他想象的要远得多。面前的湖泊依旧寂静无声，一座孤城在此处沉睡了不知多久，狭窄的天空落在湖面上，化为一道素色的飘带，向肉眼无法看清的远方延伸而去。

“我很抱歉，”塔克尔低下头，望着法耶尔轻声说，“我很抱歉。”

# C2 S3 肺湖

法耶尔无法想象面前这片湖泊的样子，清澈见底的潭水中仿佛有鲜红的流云在涌动，而更远处，一座落差达数十余米的瀑布飞流而下，在潭中溅起夺目的浪花和飞沫。这是在埃尔卡庸绝无可能见到的光景，令卡尔不禁张大了嘴巴。

“外人将这种植物称作虹河苔，或者瀑布兰花，”塔克尔解释道，声音中有一种难以言喻的自豪，“而对这里的居民而言，这是‘肺湖’。出于各种原因，这片潭水的含氧量很高，所以正好可以作为你们两个学习如何在水下行走和呼吸的练习场。”

“对于纳顿卡尔——”他专门转过头去面向卡尔，认真地说，“这里也是你的魔法第一课。”

“我的烟斗，材质是海泡石，”他取下自己的烟斗，对卡尔说，“你的这块灯石，材质也是海泡石。而海泡石是作为施术单元的最好材料，轻盈，灵动，扩散性强。”

“当然，我并不是说施术单元没有别的选择，只不过那些材料都有出于其他特化用途的考量。”塔克尔继续说，“对于你而言，由于你具有很强的魔法适应性——”

他将自己的烟斗指向卡尔，“所以你需要通过其他材料制成传导媒介，用来作为你与施术单元之间的传导材料，既作为桥梁，也是防波堤。更通俗地讲，你需要一根‘杖’。”

卡尔望着自己手中的石灯，若有所思地点点头。

“至于法耶尔，我会用一种替代方法帮你施咒。”言罢，他将烟嘴含于口中，闭上眼睛，只见那根烟斗立刻亮起夺目的光芒。随后，烟口中鼓出两个巨大的气泡，分别飘向法耶尔和卡尔的手心。

“戴在头上，然后我们就下水吧。”塔克尔指了指一旁的浅滩说。

闻言，卡尔用爪尖轻轻戳了戳掌中的气泡。他惊讶地发现，这看似一触即碎的气泡比他想象得要坚韧不少，掌中的触感也分外有弹性，还带着一丝恰到好处的凉爽。气泡的表面碰到他的鼻尖时，他的鼻子连带整个吻部立刻穿过了那层薄膜，毫无阻碍地进入了气泡内部，直到将整个头部包覆在气泡之内。他牵着他哥哥的手，脚掌率先踏进浅浅的水面，刺骨的冰凉瞬间从脚跟蔓延至全身，握着法耶尔的那只手一时间握得更紧了。

“别紧张，下来不一会你就会习惯了，”已经半身入水的塔克尔回头向他们招手，“我在这里住了这么多年，还没见人在肺湖出过意外……大概。”

看着自己的视线沉入水中对兄弟二人都是一种极度怪异的体验，好在他们并没有随着这一过程感到与之相应的窒息感。而更应当被他们留意的新麻烦则是移动四肢——在水中迈开步子要花费数倍多的力气。卡尔这才明白为何塔克尔的身姿如此高大，是长久的水下生活为他塑造了那优美的流线型躯体与饱含力量的四肢，这是水为他带来的馈赠。只见在他们前方的塔克尔并未像他们一样戴着气泡，动作却远比在地上更灵活，如鱼得水般游曳着，毕竟也算是回到了他许久未至的故乡。

塔克尔转过头来望着兄弟俩，双手轻轻一摆，绕出一道轻盈的弧线，游到他们身边。他开口想要说些什么，一串颤动的气泡向头顶荡漾着的水面漂浮而去，本该弥散在水中的声音却直接在他们的脑海内响起，“放松点，试着游起来。”

即使与塔克尔相遇不久，他们在陆地上的交流给卡尔留下的印象基本是沉稳如山岳，那样地沉稳，那样地从容，仿佛一切事物尽在掌握。他似乎从未听过塔克尔如此雀跃的声音，这让他回想起一些更加久远的记忆，那些记忆早已因漫长的时光笼罩着一层薄薄的雾气。那时，他们的父母尚未离开埃尔卡庸，他们的家庭还称得上完整，兄弟俩还没有拿到属于他们各自的灯石，一切如常，一切如故，那个时候他心中充溢着的感情也是如此天真且幸福吗？

他甩了甩头，将不好的回忆从脑海里驱逐出去，随后环顾四周，一片鲜红的水下丛林随波荡漾,如银色珠串般细小的气泡被抛向遥远的水面，近乎妖异的美景让他一时间难以呼吸。

“这些植物不靠根系，而是靠茎基部分泌的强效黏液将植株固定在河床的岩石上，籍此面对激流，”塔克尔自豪地说，“就像我们这些住在‘陆地前哨站’的人们一样。”

卡尔兴奋地点了点头，对他而言，徜徉在这样一片火红的流云中，也许算的上是他一生最难忘的记忆。现在他再也不用坐在高不见顶的城墙上遥望西沉的落日，因天边可望不可及的火烧云而感到五味杂陈了。只要他愿意，他便能伸出手轻轻抚弄红河苔那招摇的羽状叶，和着水流跳起曼妙的舞蹈。可法耶尔却陷入了沉思。根据塔克尔的只言片语，似乎塔克尔这些人正是从作为他们目的地的海洋出发一路迁徙到内陆深处的居民，出于某些原因停留在了这座河谷中。

前哨站……前哨站……为什么叫做前哨站呢？如果他是那个所谓‘法拉埃格兰’的遗民，到底是发生了什么才让他们决定从海里离开？法耶尔摩挲着自己的下颚，内心思绪万千。而且这里离海的距离也很令人在意，既然已经到了这么深的内陆，也许前哨站本身就不止一座。

现在已知的信息还是太少，没办法拼凑出有效的情报。法耶尔一脸懊恼地咬着自己的食指爪尖。这个叫巴赫塔克尔的家伙到底值不值得信任也是个问题……

他抬起头望向前方早就忘乎所以的两人，轻轻叹了口气。卡尔这家伙，也不知道这么天真到底算好事还是坏事……或者说我更应该相信他的直觉……？

那一盏闪着璀璨光芒的石灯的轮廓再一次浮现在他眼前，让他不禁心头一痛。

**你回过头，发现自己的哥哥呆立在远处没有动弹，你决定：**

* **给他一点时间。（Bad End No.2 Flag不能乱立）**

他不知道自己究竟在水中漂浮了多久。漫长旅途的精神紧绷与疲惫几乎压垮了他，他开始缓缓下沉。他看到头顶的天光被一只无名的手拢成一个狭小的椭圆，随后被粼粼的波光绞得粉碎。他的身旁，虹河苔，美丽却陌生的名字，这些植物一直环绕着他，他却有点想不起来这些奇怪的植物在自己记忆里的样子：红色，像血，像云，更像溺水者一张一合的肺叶。可没有象征着挣扎的气泡浮上水面，他甚至不能被算作溺水者——所谓溺水者，总是想要浮出水面的。

而他只是下沉。

* **前去看看情况。（哥哥亲密度++）**

他不知道自己到底晃神了多久，也许只是片刻。可下一瞬，他感到一种熟悉的温暖透过他的掌心传来——卡尔不知何时出现在了自己的面前，紧紧握住自己的双爪。

“我们不是说好了要一起吗？”他对着法耶尔腼腆一笑。

法耶尔一时语塞，卡尔的话一瞬间驱散了自下水来那刺骨的寒冷，于是他轻轻点点头。

因为他们要一直在一起。